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詞曲類一

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終詞曲兩家又

略分甲乙詞爲五類曰別集曰總集曰詞話曰
詞譜詞韻曲則惟錄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
韻而曲文則不錄焉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
記琵琶記俱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
可訓也

珠玉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晏殊撰殊有類要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題載
殊詞有珠玉集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刻與陳氏所
記合蓋猶舊本名臣錄稱殊詞名珠玉集張子野

爲之序子野張先字也今卷首無先序蓋傳寫佚之矣殊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故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趙與峕賓退錄記殊幼子幾道嘗稱殊詞不作婦人語今觀其集綺豔之詞不少蓋幾道欲重其父名故作是言非確論也集中浣溪沙春恨詞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乃殊示張寺丞王校勘七言律中腹聯復齋漫錄嘗述之今復填入詞內豈自愛其造語之工故不嫌複用耶者

唐許渾集中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二句亦前後兩見知古人原有此例矣

樂章集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柳永撰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
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
暑錄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爲歌詞教
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
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
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張端義貴耳集亦曰項平齋

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
只是實說云云蓋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
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
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樂章集三卷今
止一卷蓋毛晉刊本所合併也宋詞之傳於今者
惟此集最爲殘闕晉此刻亦殊少勘正譌不勝乙
其分調之顯然舛誤者如笛家別久二字小鎮西
久離闕三字小鎮西犯路遼遼三字臨江仙蕭條
二字皆係後段換頭今乃截作前段結句字句之

顯然舛誤者如尾犯之一種芳心力芳字當作勞
浪淘沙慢之幾度飲散歌闌闌字當作闕如何時
如字當作知浪淘沙令之有一箇人人一字屬衍
促盡隨紅袖舉促字下闕拍字破陣樂之各明珠
各字下脫採字定風波之拘束教吟咏咏字當叶
韻作和字鳳歸雲之霜月夜夜字下脫明字如魚
水之蘭芷汀洲望中中字當作裏望遠行之亂飄
僧舍密灑歌樓二句上下倒置紅窗睡之如削肌
膚紅玉瑩句已屬叶韻下又誤增峯字河傳之露

清江芳交亂清字當作淨塞鴻之漸西風緊緊字
屬衍訴衷情之不堪更倚木闌木闌二字當作蘭
棹夜半樂之嫩紅光數光字當作無金斂笑爭賭
斂字當作釵萬樹作詞律嘗駁正之今竝從其說
其必不可通者則疑以傳疑姑仍其舊焉

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先撰案仁宗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
州人樞密副使張遜之孫天聖三年進士官至知
亳州卒於寶元二年歐陽修爲作墓誌者是也其

一鳥程人天聖八年進士官至都官郎中卽作此
集者是也道山清話竟以博州張先爲此張先誤
之甚矣張鐸湖州府志稱先有文集一百卷惟樂
府行於世宋史藝文志載先詩集二十卷陳振孫
十詠圖跋稱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陸集舊京本
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云云案此跋
齊東野語則振孫時其集尙存然振孫作直齋書錄解
題乃惟載張子野詞一卷而無其詩集殊不解其
何故也自明以來併其詞集亦不傳故毛晉刻六

十家詞獨不及先此本乃近時安邑葛鳴陽所輯
凡詩八首詞六十八首其編次雖以詩列詞前而
爲數無幾今從其多者爲主錄之於詞曲類中考
蘇軾集有題張子野詩集後曰子野詩筆老妙歌
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詩云浮萍破處見山影
野艇歸時聞草聲案石林詩話瀛奎律髓草聲並
誤作棹聲近時安邑葛氏刊本
據漁隱叢話改正今從之與余和詩云愁似鰓魚知夜永懶同
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
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

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云
云然軾所舉二聯皆涉纖巧自此二聯外今所傳
者惟吳江一首稍可觀然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
鳥聲深在蘆一聯亦有纖巧之病平心而論要爲
詞勝於詩當時以張三影得名殆非無故軾所題
跋當由好爲高論未可據爲定評也

六一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其詞陳振孫書
錄解題作一卷此爲毛晉所刻亦止一卷而於總

目中注原本三卷蓋廬陵舊刻兼載樂語分爲三
卷晉刪去樂語仍併爲一卷也曾慥樂府雅詞序
有云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竊眇世所矜
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蔡條西清詩話云
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輝僞作名臣錄亦云修
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輝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
南誣之則修詞中已雜他人之作又元豐中崔公
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則
修詞又或竄入他集蓋在宋時已無定本矣晉此

刻亦多所釐正然諸選本中有梅堯臣少年游闌
干十二獨凭春一首吳曾能改齋漫錄獨引爲修
詞且云不惟聖俞君復二詞不及雖求諸唐人溫
李集中殆難與之爲一則堯臣當別有詞此詞斷
當屬修晉未收此詞尙不能無所闕漏又如越溪
春結語沈麝不燒金鴨玲瓏月照梨花係六字二
句集內尙沿坊本誤玲爲冷瓏爲寵遂以七字爲
句是校讎亦未盡無譌然終較他刻爲稍善故今
從其本焉

東坡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軾詞一卷書錄解題則稱東坡詞二卷此本乃毛晉所刻後有晉跋云得金陵刊本凡混入黃晁秦柳之作俱經芟去然刊削尙有未盡者如開卷陽關曲三首已載入詩集之中乃饒李公擇絕句其曰以小秦王歌之者乃唐人歌詩之法宋代失傳惟小秦王調近絕句故借其聲律以歌之非別有詞調謂之陽關曲也使當時有陽關曲一調則必自有

本調之宮律何必更借小秦王乎以是收之詞集
未免泛濫至集中念奴嬌一首朱彝尊詞綜據容
齋隨筆所載黃庭堅手書本改浪淘盡爲浪聲沈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我笑生華髮
因謂浪淘盡三字於調不協多情句應上四下五
然考毛升此調如算無地閨風頂皆作仄平仄豈
可俱謂之未協石孝友此調云九重頻念此袞衣
華髮周紫芝此調云白頭應記得尊前傾蓋亦何
嘗不作上五下四句乎又趙彥衛雲麓漫鈔辨賀

新涼詞版本乳燕飛華屋句真跡飛作樓水調歌
詞版本但願人長久句真跡願作得指爲妄改古
書之失然二字之工拙皆相去不遠前人著作時
有改定何以定以真跡爲斷乎晉此刻不取洪趙
之說則深爲有見矣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
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
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
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
則不可故至今日尙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

廢曾敏行獨醒雜志載軾守徐州日作燕子樓
章其橐初具邏卒已間張建封廟中有鬼歌之其
事荒誕不足信然足見軾之詞曲與隸亦相傳誦
故造作是說也

山谷詞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黃庭堅撰庭堅有山谷集已著錄此其別行之
本也宋史藝文志載庭堅樂府二卷書錄解題則
載山谷詞一卷蓋宋代傳刻已合併之矣陳振孫
於晁无咎詞調下引補之語曰今代詞手惟秦七

黃九他人不能及也於此集條下又引補之語曰
魯直閒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
腔子唱好詩二說自相矛盾考秦七黃九語在後
山詩話中乃陳師道語殆振孫誤記歟今觀其詞
如沁園春望遠行千秋歲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
兩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醜
奴兒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譚
不可名狀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蹉字第四首
之用尿字皆字書所不載尤不可解不止補之所